

放 風

作者簡介

黃仁達，原籍廣東梅縣，1955 年在香港出生，1973 至 1979 年學畫於法國。回港後一直從事繪畫及電影美術指導工作，業餘創作散文，曾於《華僑日報》、《現代日報》、《新報》撰寫專欄，作品現多發表於《明報周刊》、《香港文學》、《文學世紀》、《作家》。1998 年出版散文集《放風》，獲第五屆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。

作品背景

黃仁達在一齣電影中，看到囚犯每天有一段短暫的時間獲准離開囚室，散散步、吹吹風，叫做「放風」。他很喜歡這個詞，以此為題寫過一篇短文。這篇短文在他編選《放風》一集時，沒有選上，倒是選上了這個題目，作為書名。黃仁達是畫家，對他來說，暫時放下畫筆，離開繪畫藝術這個「快樂的囚室」，寫寫文章，不啻是另一種休息，另一種「放風」。他鼓勵長時間集中精神做某一工作的人，不妨發展不同的興趣，多鑿幾口井，從容一點地做，就當作「放風」、休息好了。

《放風》一書的設計，也有值得一說之處：每一本書的封面，都有一個用人手打的圓孔，就像一個小圓窗，一個通風口。此外，作者和他的妻子，以手作的方式，在每一本書的封面上，放一條紅線，再貼上膠紙，並在封底一條印刷的紅線上貼上膠紙。於是，每一本由機器印刷的《放風》，增加了一點手作意味，共相中多了一點殊相，這自然反映藝術家的追求——人氣、手作、個性，這同時是《放風》給讀者的強烈感覺。

內容大要

《放風》是黃仁達九十年代中在《華僑日報》《新報》《現代日報》所撰專欄的結集，全是四百餘字的短文，分為兩輯。

第一輯「四百擊」，共 65 篇，以人物為描寫對象；第二輯「畫外音」，102 篇，主要從生活中的人事物起興，討論藝術，尤其是繪畫的問題。

第一輯的散文，多刻劃處於現代社會邊緣、下層人物的生活情態和精神面貌。套用《鏤花》一文的話：「連楊師傅都接受了『現代化』，餘下的問題，自然是裁員了。」於是，我們看到黃仁達筆下的眾生：唱《男燒衣》的醫師、搬鋼琴營生的文叔、畫炭粉肖像的老人「畢加索」、在電影院帶位的壽伯、代客泊車的鼓椒榮、鬆酸枝家具神乎其技的「酸枝林」、向餐廳茶客兜售打火機自來水筆的過期推銷員贊先生。作者不斷以這些小人物為描寫對象，一方面因為他相信一切轆轤，總要有人在場才能成事，而喧鬧的世俗，儘管卑下，卻生意盎然，寫作有如畫畫，是對這個喧鬧溫熱的世俗和生活其中的人物「再愛一次」。另一方面，這類作品反映作者的成長與記憶——六、七十年代平民化的香港，一個沉在主體記憶中揮之不去的舊世界，在那裡（或在現代都市的邊緣），眾生經歷生命的跌宕，在作者親切的凝視中上演著不同的「傳奇」。

第二輯談藝的文字，稍加整理，可以歸納出幾個藝術觀：

1. 強調觀察，尤其是去除先入之見的觀察，能換個角度看，更有不同的視野；此外，要培養對事物敏銳的美學觸覺，須對日常所見的事物有情、有感覺，景致才會上心。透過《視障》、《按驥索圖》、《海闊天又空》、《打開》等幾篇文章，反映作者的看法。
2. 喜愛藝術創作中在場的「人」，喜愛菜市場的熱鬧、菜販滿有「質感」的言語；指出生活優悠，有時會令人與作品變得蒼白，又批評要遠離俗世的「隱士」是無所適從的孩童，而藝術系的毛病出自校園位置遠離繁囂，創作意念長期作近親繁殖。《溝渠映日月》、《大業》、《動畫》、《家常》、《市道》、《角落》等文章，正反映了上述的藝術觀。
3. 「喜悅」是創作的動力，「呈現」是有說服力的表現方式。創作沒有所謂「正規入門」，順手拈來就好，何必苦苦經營。觀眾與作者同樣需要進修，提高欣賞水平，不應以群眾的標準為標準，不應為發表而發表。《色諫》、《拍攝天》、《疲

乏者言》、《閒話家常》、《窗外》、《肉麻最有趣》正好說明這些觀點。

藝術特色

1. 細緻觀察與綜合想像

黃仁達非常重視介入生活，從生活中汲取靈感，寫出具有人氣、質感的文字。因此他常對生活中的人事物作細緻的觀察，積儲感受與體會，在創作過程中加以轉化——他喜以現實生活中耳聞目見的小人物為原型，再拼合其他人物的「臉面」作綜合想像，並虛擬場景，添加細節，創造戲劇化的故事和角色。這種創作方法，其實更近於寫小說。因此《放風》第一輯的人物小品，既真實，又虛構，如《城市傳奇》中的老實人「余老炳」、《夜市》中的火頭「梁廿七」、《重慶森林》中的印度爸爸「阿星」，都被作者賦予個性化或概括化的名字，就像魯迅筆下的「阿Q」。這類文章既紮根於現實，又突破現實的拘限，靈活生動，呈現廣闊的生活面和獨特的觀照。

2. 差利式的筆法

不同的讀者閱讀《放風》中的人物小品，常有截然不同的感受，有的讀後感到幽默詼諧，有的卻感到哀憐悲苦。這正是黃仁達以差利式的筆法刻劃人物的效果。黃仁達喜愛差利卓別林，他相信「喜悅是創作的動力」，因而傾向用略帶詼諧、誇張的筆法刻劃人物的外貌特徵、個性、動態、行徑，或營造漫畫化、諷刺的喜劇效果，令人讀後會心微笑；但穿過詼諧幽默的「糖衣」，我們會觸到一顆溫熱的心——作者對現實人生中那些小人物（如忠厚憨直、安貧樂道、孤獨深情）的生存狀態的理解與體會，對生命的感恩與檢視。悲憫不一定是作者的態度，可能只是讀者的情感昇華。無論如何，作者這種處理手法，使閱讀變得多向而立體。

每一個作家都有不易為讀者破譯的「密碼」或「暗道」，密碼或暗道一旦為讀者把握、開啟，作品的內在世界、深層結構才會向讀者打開——「差利」正是開啟黃仁達作品的

重要密碼。

3. 電影感與出人意表的收結

黃仁達以畫家、電影工作者對色彩和鏡頭運作的敏感去寫作，曾自言《放風》所寫的小人物是拍電影時的「剩餘物資」，因此塑造人物形象時，就像拍電影，同時顧及場景和現場氣氛，在「佈局」上尤花心思。他盡力讓人物「演戲」，少說明，多呈現，自己則隱身於「鏡頭」之後，巧妙調度鏡頭，如《水記》以雙關手法諷刺忘恩負義的人是索命的「畜牲」，首尾兩個「盈千上萬的牛靜靜地端詳著阿水」的夢魘式鏡頭，和謀算著阿水身家的兒媳的「笑臉」，隨著敘述交互疊現，造成亦虛亦實，疑幻疑真的蒙太奇效果。

黃仁達構思這些短文時，常假設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如何推測故事發展，而刻意扭曲線索，翻空出奇，尤其是結尾，往往出人意表。《大聲公》中「龔師傅」的性別疑團，翻來覆去，讀者最後以為「龔師傅只是個嗓門特大的『易服癖』患者」時，結尾卻來個驚人的逆轉：「翌日人們看電視新聞時，都驚訝得合不攏嘴，龔師傅不錯是個『易服癖』患者，但他是個女的。」

4. 語言樸素洗練，善設虛位

黃仁達以洗練流暢、樸素自然的白話寫作，沒有花辭卉藻，更少用比喻，有時為了營造某種諧謔效果或呈示本土色彩，適度揉合粵語。基於專欄寫作的字數規限，以及個人對簡練文風的追求，他採用削枝法寫作——初稿寫就，即不斷刪削冗句肥詞、多餘的意念和無力的敘述，下筆極為嚴謹。簡練經濟，加上刪削之功，他的短文常出現容許讀者想像填補的虛位，像《城市傳奇》的結尾，為甚麼「銀行劫匪被捕時，那人笑得眼淚都迸出來了」，讀者只要依上文下理推敲，自當恍然大悟，想見情境的詼諧可笑，過後並對「余老炳」這個人物有更深刻、超越諧謔可笑的感受與體會。

教學建議

1. 香港記憶、口述歷史與生活觀察

讀《放風》，令人想到廟街、榕樹頭、鴨寮街、待拆的舊區、新界的圍村，那些仍然保留較多香港舊貌、舊事舊物的地方。時間的差距，可能使學生閱讀《放風》時感到有點「隔」。教師不妨先讓學生輕鬆地讀讀書中的文章，同時不要忘了看看插畫，文字和畫一起欣賞，讀後隨意談談各自喜歡的篇章和插畫。然後請他們搜集香港六、七十年代市民工作、生活的圖片；或請住在保留較多舊事舊物地區的學生，仔細觀察其中的人情物事，拍些照片、錄像與同學分享。教師也可跟學生談談自己成長中的見聞、有趣的人事；鼓勵學生邀請父母、祖父母細說當年，聆聽他們成長的記憶。引導學生從情意入手，就是要讓他們認識、想像香港的過去，以及讓「過去」連上「現在」，連上他們的經驗。

2. 把第一輯與第二輯的散文對讀，引導學生探討《放風》的藝術特色和背後的創作觀

本文歸納了第二輯談藝文字中的幾個藝術觀，並總結出《放風》的四個主要藝術特色。畫家寫文章，許多畫論、藝術觀點都會轉化到文學創作裡，正如繪畫、書法、音樂、舞蹈、武術可以有意象旁通之處。教師可把學生分成三組，每組學生集中讀一組談藝的文章，如依前文的提示，第一組讀《視障》、《按驥索圖》、《海闊天又空》、《打開》，請學生思考這些談觀察的文章與第一輯散文的關係，其餘兩組分別閱讀前文第二、第三點標示的篇章，做法相同。這樣聚焦式的對比閱讀，有助學生發現作家藝術觀與筆下作品的關係，有利思維的縱深發展和掌握文學作品的閱讀方法。教師在學生報告時，可適時點撥、補充，深化討論。文學欣賞與詮釋往往有多向的角度，教師應鼓勵學生勇於表達個人的觀點，重視學生的發現，延緩批評。

3. 建立欣賞品味，內化創作觀點

學生寫不出好文章，最大的問題是缺乏鑒賞力，多未能分辨怎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，值得借鑒；用心一點寫的，

往往以為像某些「典範」作家，大量運用擬人、比喻修飾，就能把文章寫得「美」，但寫出來的卻是缺乏骨肉、充斥文藝腔調的綺麗浮淺之作。《放風》在內容上深具實感和質感，其新穎、活潑的藝術手腕，值得向學生推薦，鼓勵借鑑，而作者的藝術觀，如重視觀察、呈現、從俗世中感受人的生氣，足堪取法。「取法乎上」，建立欣賞品味，有助提高鑒賞能力和創作水平。

4. 從模仿到創作，經驗《放風》的創作過程

黃仁達早年當過洗碗、摘葡萄工人，有豐富的生活體驗，又熱愛與小市民接觸，這有助積累創作素材，深化感受與思考。他認為，寫作不一定要在學院或跟專家學習，眼前的事物、身邊的人，教給他更多繪畫、寫作的竅門。教師不妨鼓勵學生從日常接觸的人事物入手，多觀察、多細味、多思考，這樣可避免以「想當然」代替細緻的觀察與真切的感受。

此外，教師可嘗試安排這樣一個創作活動：在《放風》分析、鑒賞完結後，可要求學生以記憶中有感受的人物為描寫焦點（如人物近在身邊，寫前應多作觀察、交談，深化認識與感受，充實寫作內容），模仿黃仁達的寫作方式，如運用略為誇張、幽默的筆調，在寫實的基礎上，虛構一些情節，推想讀者會怎樣預測故事發展而在結尾翻空出奇，寫一篇五、六百字的文章，最後把它刪至四百字左右。這樣做，一方面可以讓學生體驗《放風》作者的創作過程，變相把文集前後兩輯作品，從觀念到技法作一次個人的實踐與體會，有助加深對研習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；另一方面，可以培養修改意識，提高寫作水平，並且在「無法」創作之中，迅速發展一種創作模式。

一切的創作都從模仿開始，掌握某些模式，又拋棄某些模式，沒有嘗試、模仿、體驗，就難以從經驗中知道這樣寫的優劣，更不必說前進、變化、發展、創造。

參考書目

1. 黃仁達、葉輝：《放風 與蒙太奇》，《文學世紀》第二卷第三期（總第 12 期），2002 年 3 月，頁 72 - 75。
2. 胡燕青：《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》，《文學世紀》第二卷第三期（總第 12 期），2002 年 3 月，頁 76 - 80。
3. 方娥真：《自成氣候》，《文學世紀》第二卷第三期（總第 12 期），2002 年 3 月，頁 81。
4. 許迪鏘：《人情練達——談散文》，《作家》第 11 期，2001 年 8 月，頁 94 - 98。

